

古风今韵话小城

杜卫东

景。有的桥多达十六孔，这些桥大都经历了数百年时光。桥上的石雕已被人们摩挲得光滑发亮，却仍形态逼真。娟说，除石雕外，歙县的砖雕、木雕和竹雕也极有名。大到民居、祠堂、庙宇、牌坊，小至家具、屏风、笔筒，随处可见砖、木、石、竹雕刻，图案涉及亭台楼榭、山水人物、花鸟虫鱼，尽显新安画派神韵。可别小瞧这些雕刻，也许动辄就是几百年历史。讲到这里，我打趣道，在歙县，是不是随便在某一处逗留，都会不小心和历史上的大家撞个满怀？娟粲然一笑，说那不夸张，也许马上你们就会遇到。

果然，我们很快就有收获。一处翘角飞檐的三角亭屹立江边，有石碑，上刻：李白问津处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许宣平曾在歙县南山结庵以居。许宣平何许人也？此公文采斐然、精通武艺，但不喜为官，故退隐江湖。李白读到他的诗后，慕名探访，走到此处颇感疲惫，便在江边石上小憩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他睁眼一看，见岸边泊有一船，船头立着一位老人，忙起身作揖：“敢问，许宣平先生居所何在？”船家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门前一杆竹，便是许公家。”李白谢过，走出没多远，恍然大悟：“门前一杆竹，不就是船头一杆笔直的竹篙吗？此君当是许宣平。”于是返回，对方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诗仙与隐士擦肩而过，令我顿生感慨。穿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，我仿佛看见两位智者飘逸的身影，一个撑篙顺水而下，一个击节拍歌而行。李白虽心愿未偿，歙县的美景依然激发出他的灵感，让他留下了佳句。日月如梭，斗转

星移，这些大家的身影早已远去，却为歙县文脉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

娟提议去看看古村落。她说，歙县的古村落保存完好，有的已有上千年历史，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徽州人生活的场景，定会不虚此行。

于是我们走进一处古村落。一幢幢青砖黛瓦的屋舍映入眼帘，斑驳的墙壁上布满青苔，那是岁月留下的抓痕；间或可见古老的戏台和祠堂，那是有形的文化传承纽带。老人们坐在祖宅前聊天，孩子们在池塘旁嬉戏，有小鸟在挂满枇杷的枝头觅食。一些家庭小作坊里，时而传出几声劳作的声响。宁静与和谐，像是一条彩练系起古村落的家家户户。娟说，仔细欣赏老宅会发现，虽多为木结构，但每一处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都不相同。如果有幸赶上民俗活动，比如叠罗汉、舞狮子、打秋千，更可以感受到徽文化的旺盛生命力。

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照着江水，波光粼粼，仿佛闪动一江碎金。

我们在一座古亭前停步。只见地面的青砖有些破损，布满绿苔，梁柱的雕漆已然斑驳，飞檐下的木雕也被岁月磨蚀得不再清晰。娟说，古村落门口常见这样的亭子，村人外出闯世界，会和亲友在亭中话别。这一去，山高路远，不知有多少未知在前面。心中的不舍，化作一缕别情在心头萦绕。从前，歙县环境封闭，耕地稀少，人们要么困守家园，要么外出闯荡。歙县人沿着青石板路走出深山，融入外面的世界。这一走，就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名字——徽商。徽商始于南宋，明清时发展到高峰。尤为可贵的是，歙县人致富后回到

家乡修路建桥、捐资助学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传世文物和珍贵的古建筑，也留下了一条无形的精神传承之路。

一晃，那次小城之行已过去二十多年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心心念念着这座小城。安徽的朋友告诉我，歙县人一直在自觉地传承着家乡丰厚的文化遗产。描绘一座“没有屋顶的徽文化大地艺术馆”，是歙县人的抱负与情怀。朋友说到一件事情：今天，在保存完好的徽州古城里，活跃着一群主要由当地年轻人组成的演艺团体。为传承和宣传徽文化，他们从古城的历史与民间故事中寻找素材，把古城建筑的内部空间当作舞台，移步易景，现场还原：看，唐音宋韵，山连水涌；挥手触指间，尽是汉隶魏碑……他们调动起各种艺术手段，引领今天的人们穿越时空，做客鼎盛时期的徽州府。

前些天，我又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，歙县正开展“非遗进校园”展示展演活动。且看现场，舞姿曼妙，韵味十足，置身在悠扬的乐曲中，学生们还亲手体验了徽墨描金、徽州版画等非遗传制作技艺，感受积淀千年的徽州神韵和穿越时空的文化共鸣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娟。那年她刚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，放弃了留在京城的机会，决定回家乡当一名中学老师。因为，她喜欢这一片山水，喜欢这片山水孕育的徽文化。在一张张生动的笑脸中，我下意识寻找娟。可是，岁月悠远，即便她此刻站在面前，我还能认出吗？不过我坚信，那群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师生中，一定有你。

有娟这样的歙县儿女守护，小城市定会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。



▲油画《西湖风景》，作者关紫兰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夏天的味道

葛取兵

每年芒种，黄瓜铺天盖地，挤在乡间的菜园里——挂着晶莹的露珠、白色的小刺，顶着金黄的小花，一副清新的模样。

少年时，出门上学前，我一定要钻进母亲的菜园，摘一条新鲜的青翠黄瓜。瓜蒂有花，身上有刺，瓜皮有光泽的，就是嫩瓜。一口咬下去，清脆多汁，清香、清甜瞬间盈满了口腔。傍晚，放学回家后，先不急着急进屋，而是迅疾地挤进菜园。此时劳作了一天的父母也回到家中。父亲在院子里收拾农具，母亲和大姐、二姐则在厨房里忙晚饭。我知道，一定有一道凉拌黄瓜，加了蒜和紫苏，再滴几滴芝麻油，香着哩。

黄瓜是暑热时的美味，也是少年时极好的能量补充剂。母亲每年一定会种上二畦黄瓜。春天来时，父亲早已整理出一块块菜地，每一块土疙瘩都碾得细细的，撒上一层薄薄的草木灰，又淋了一遍农家肥。黄瓜的种子都是父亲上一年精挑细选的。一粒粒种子被有序地播入土地中。接下来，几片阳光、几夜雨水、再加上几场微风、几声鸟鸣，让农家菜园变得热闹起来。每天我都要来到菜园，

期待黄瓜的露面。几天后，终于有小小的苗拱出了土壤，惺惺然地张开了眼。瓜苗一天一个样，终于精神抖擞地站在菜地上张望。瓜藤长到一人多高时，瓜叶的腋下会开出一朵朵小小的黄花，慢慢地，长出一条条小小的黄瓜。

黄瓜曾经是农家餐桌上的主打菜。除了生吃外，腌黄瓜也是我的心头好。选个头小、鲜嫩的黄瓜，洗净，沥干水，塞进卤水坛中，一并塞进的还有嫩豆角、辣椒。坛子放在院子阴凉处，卤水充分浸润着卤菜。阳光的温暖，星辰的温情，还有晓风的沁凉，连同夜晚的虫鸣，一并浸渍在坛子里。一个星期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坛子，香气一下子涌来，刺激着我们的味蕾。那段日子，每一个农家院子里都摆放着几个或大或小的坛子。孩子们在村庄里走动时，手上一定会有一根酸黄瓜或酸豆角，他们交换着这些腌菜，品评着各家的咸淡、香脆。

春夏之交，我又去了趟农村。那细小的黄瓜，咬上一口，还是那么清脆、清香、清甜。那是少年时的味道，是夏天的味道！

遇见

我站在一片巨大的水面前。明亮的“镜面”上映出一片美景：斧削刀劈峭壁悬崖的太行山，成行连片叶密果藏的山林。旁边的小公园里，村人们正在闲聊谈天；公路边的停车场上，停着各式各样进山旅游的私家车……

这里是河南省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。我的脚下，传来暗渠中哗啦啦的流水声。回龙湾小水库，是红旗渠配套建设的库池工程中的一个。

此行我来到这里，是为一个叫李兆成的人而来。回龙湾小水库正是他看护过的小水库。

今年5月，我在林州采访红旗渠，从一部为八十一名修渠献身人员立传的书中，听说了李兆成的轶事。回到安阳后，心中总是放不下这位凡人英雄，于是，冒着麦熟时节的骄阳，专程来到魏家庄深入采访。

六十多年前，李兆成出事了。祖祖辈辈为缺水作难的李兆成，多次要求才如愿以偿上了红旗渠工地的李兆成，来到工地两年多的爆破手兼安全员李兆成，发现隧洞内险情，及时喊开铁匠桑根生等人，自己却被一块圆石挟带着碎石土块砸倒。

回忆起当年被救时的情形，进洞送鳖子的桑根生至今还心有余悸。

当时李兆成生死未卜。回山角工地医院里，医生叹气摇头。李兆成的一条腿多处骨折，失血严重，内脏受伤，大小便失禁，医生想尽主意用尽办法，他还是几天几夜昏迷不醒。工程指挥部不得不通知李兆成所在的生产大队，赶快来人把他抬回家。

也许是亲人的声音刺激了李兆成。当亲人们匆匆赶到回山角时，李兆成醒了，嘴唇蠕动着。众人大喜。指挥部毫不犹豫地决定，立即将李兆成送到位于百里外安阳的解放军第十三野战医院。军医把李兆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近两个月后，他被转到县人民医院继续治疗，一年多后终于出院回家。

可回到家的李兆成却高兴不起来。这辈子再也不能去修渠了。只剩一条好腿能使上劲，自己一辈子都离不开双拐了。干啥事儿都要家人帮忙，这可怎么办？

说起父亲李兆成，大女儿李变英不无骄傲：“俺爹是好样的！”修过红旗渠的李兆成是好样的。没过多久，他开始重新学走路。开始时用双拐，后来只用单拐，他想腾出一条胳膊一只干干活。“为了练这些，俺爹没少受苦。”小女儿李变花满是心疼。

“那时候，大伙儿都赞成，队里每年补助二大爷家工分，他家可以吃到当时社员的口粮平均数。可二大爷心里过意不去，他说，一条腿残废了，一双手没坏，不能白挣工，三番五次要求干活儿。”李兆成的侄儿李本立告诉我们，“起初，队里让他护林，他不光护林，还

绿意山谷

范建生

树浓夹岸，苍翠成溪。奇峰异石、修竹茂林、灵泉飞瀑、小桥碧水……藏在山中的风景，在这里徐徐展开。

美丽的龙桥河景区，坐落在重庆奉节三角坝与湖北恩施板桥交界处。

一条窄窄的石径，如同杜牧的诗句在山间飘逸。沿着石径来到谷底湿地，踏上木板铺成的步道，耳畔飘荡着无数绿色的音符，心情被身边翠绿的枝条簇拥着，缓缓走向绿帘深处。夏天，山野间的嫩绿被涂抹成墨绿，只有草地还泛着春天般的新绿，让一抹抹绿色有了层次感。绿茵茵的草地上点缀着各色小花，绿因此更添了几分活泼。几只蝴蝶翩翩起舞，用斑斓的翅膀舞动着夏的旋律。阳光从树林的空隙中梦幻般照射进来，缕缕光影渲染着这片绿野的浪漫。抬头看，明净的蓝天上，悠闲的云朵如轻纱般静泊着。

山谷幽静，传来潺潺流水声。山水清音，听来令人神清气爽。转过一道山弯，秀丽的山峰下，茂密竹林间怀抱一座古朴瓦房。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，淡定地望着远方。这一幕，让人想起南宋夏圭的《烟岫林居图》。画中，一老者走过板桥，沿小径而行，远处山林后隐现房舍一角，意境与眼前景象何其相似。想来，在此临水而居、枕水而憩，尽享田园的悠然，该是多么惬意。

水流来自龙桥河。山有多古老，河也有多古老。龙桥河是条暗河，从锁龙柱悬崖下涌出，然后遁迹于云龙洞，不

见身影。神秘的暗河只把三公里多长的河流暴露在外，供人欣赏。蜿蜒的河流让山谷愈加生动起来。对于山谷来说，这点长度已经足够它沐浴打扮。河水像一匹淡绿的绸缎，水流在凹凸不平的石块上蜿蜒，演绎出激流险滩、石阻瀑布、清泉水潭等一幅幅画卷。蹲下身，撩起几朵水花洒在身上，真有探手入寒泉的清凉。

龙桥河流进云龙洞，在里面形成一个宽一百米、长三百米的地下湖泊。湖很深，湖中鱼群游弋。还有一个朝天洞，有七个出口三层洞穴，也让人称奇。据说，第一层是古老原始洞穴，有钟乳石，有滴泉，地形复杂；第二层是中年期洞穴，极宽敞；第三层呈圆形管道，洞洞相通。青绿之间，那些千奇百怪的溶洞，让风景更加深邃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片溶洞，河水被反复沉淀、净化，因而更加清亮鲜活。那水，润泽一河星月，回荡十里蛙鸣，伴着随风摇曳的芦苇和璀璨山花的芳香，静静地流淌。

在龙桥河，河岸边、石阶旁、小桥上，到处可以把自己站成或坐成一道动人的风景。我坐在河边小憩，看山看水，和人们一起采撷诗意，让河水滋润着不老的心情。

龙桥河风光，挂在山岚上，漾在水波里。青山绿水间，处处是清幽幽绝的韵致。人们在这山谷中徜徉，陶醉在一片绿意里。



如果有一座小城，只因一次不期而遇，便再也难以忘掉它的容颜，从此，魂牵梦绕，挥之不去，那，该是怎样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？

于我来说，这座小城就是安徽歙县。

说它人杰地灵，一点儿也不夸张。歙县古城是保存完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自秦置县，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隋时称歙州，唐代这里已文风昌盛，宋代设徽州府，一千多年里一直府县同城。这里是我国重要地域文化——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。提到徽文化，人们想到的是新安画派、徽派建筑、徽派盆景，还有歙砚、徽墨、徽菜、徽剧……

上世纪末，我和妻子游览黄山。上山前在歙县小住，因问路，结识了一位叫娟的歙县女孩。她听说来客是北京作家，欣然做了义务导游。

城墙、城门、徽派老屋，牌坊、祠堂、石板小路，还有一座座寺庙、一眼眼古井……行走在歙县，一砖一瓦，似乎都在诉说着千年故事，散发着历史的气息。穿城而过的练江，更是把小城点染得如诗如画。水面开阔处明澈如玉，有白鹭点点；江水清瘦时又像一面镜子，倒映出岸边的繁茂。水多，桥也成了一

砍下，八九棵一捆，中间填以高粱、玉米秸秆等，倒挂堤内，以减缓水流。那些树身，铺展于堤内弯处，如龙潜水，树头颇似巨型龙尾，人们形象地称其为“龙尾埭”。

后来，以龙尾埭拦水缓解冲力为原理，在过去堤坝工程的基础上，人们分别于1843年、1937年、1945年与1947年，修建了六座拦水坝，名“挑水坝”。这些挑水坝，位于如今的郑口镇郑口大桥西侧，呈倒U字形分布在河堤内侧。它们有效减缓了水流从不同角度冲击，非常符合流体力学原理，成为研究近现代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。

2017年，这六座挑水坝被修葺一新。从西到东，编为一至六号，巍然矗立，遥相呼应。故城人在每座坝体之上，又各建亭榭一座，依次命名为观涛、曲流、挽澜、息浪、登临、闻莺。

而今，这些挑水坝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个春天，我实地感受了三号挑水坝的魅力。

远远的，先是在一片绿意中望见两棵高大的树，近了，发现实乃两棵长势正旺的大榆树，嫩嫩的叶子已然萌发。这样高大、粗壮的榆树，如今在北方已不多见了。

而周围的那些杨柳，更是一派繁荣，一团团一簇簇，像运河堤坝上长出的蓬松卷发。

再往前走，一座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的亭廊出现眼前——这便是挽澜亭。

沿堤坝内侧台阶，我下到坝底。此刻，我与向东北方滚滚而去的运河水，面朝同一方向了。仰头再望三号挑水坝，它那守关将军般的刚毅气势，顿时冲击着我的双眼和内心。不难想象，当那些巨浪冲向挑水坝时，它定会给凶猛之水以重重回击，令它们卸下骄纵，而挑水坝上那修旧如旧的四个大字——抑息狂澜，更强化了这种气势与决心。

当然，眼前的运河水早已变得温顺。我自默立，但见大水静溢，波光粼粼，如一条宽大的弧形亮缎，流淌在河道之内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运河故城段曾断流过。如今，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，生态也越来越好，上游水库充盈，与运河实现了相互依存，旱季能及时补水，运河故城段再没出现过断流，更没发生过决堤。

运河之水，福泽一方。这，该是人

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吧。

明、清两代，人们通过多次开凿、疏通河流，修建、改扩建闸坝，修整、加固堤防等办法，让运河河道有所改善。不过未能改其根本，决堤时时有发生。

有心人发现，运河故城段之所以容易溃决，不仅是因为河道蜿蜒不畅，堤坝沙土松软也是原因之一。经过实践，人们总结出：若要固牢堤坝土壤，在其上栽种柳树最佳，容易活、长得快、根系发达。

1843年农历七月的一天，运河涨水，漫出河堤。这时，巡堤的民众发现，被冲倒的柳树匍匐水中，能使急流平缓许多，遂将堤岸柳树的树头、树身

